

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五

雲間夏允彝譏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
陂四海會同

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旣治天下大同故
總叙之所攸同者何四海之隩咸莫居矣九州
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山滌除泉源
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决溢矣四海
之水靡不會同而有所歸矣州注也郡國所注

仰。又疇也。疇其土而生之。又長城者爲州。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顓頊至禹。皆爲九州。舜以冀州廣大。分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至禹復爲九州。商之九州。則冀、幽、營、兗、徐、揚、荆、豫也。周之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漢承秦制。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改雍曰涼。梁曰益。增交趾爲

交州晉分爲十九州。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
彌狹離析磔裂禹制不可復問。唐分天下爲十
道後爲十五道。宋爲十五路已又增三路又爲
二十三路。國朝爲兩直隸十三省而州名并亡。
禹州之與舜異考禹主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
廣莫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
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
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禹同但淮與大野在禹
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

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禹貢豫州曰被孟諸而職方以望諸隸青。是青之入豫也。禹貢青州曰鹽。海物。而職方兗州曰其利蒲魚。是兗之入青也。蓋周以禹之冀州分而爲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爲六。省去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竭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

兌則雖革徐而東方地不爲有餘也。并梁于雍者。以雍爲王畿。居中制外。梁爲雍阻。固故合之。以爲王畿形勝也。蓋州始於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于周。郡統縣。始于秦。州統郡。郡統縣。始于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爲一。宋始有府。猶與州並置。不相統。其在于今。府始大而州益小。蓋與縣等矣。古者之制。八家爲隣。三隣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蓋州凡四十三。

萬二千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土宜風俗之異者。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酸以
酸。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蔡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審。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號烈。人聲絕。其泉酸以鹹。冀州堯都所在。

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
郡高齊國都。淳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
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于成法。
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楊州
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江淮濱海。
地非形勢。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
越遐阻。僻在一隅。難以得撫。兗州地非險固。風
雜數國。每戰爭之時。傷夷特甚。宇內平一。又如
近古之風焉。青州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

鐵。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蓋因輕重而爲弊也。徐州鄒魯之境。蔚有儒風。而分裂之代。彭城要害。爲天下所必爭。講誦風微矣。大抵徐兗其俗略同。豫州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嗇。韓國分野亦有險阻。土中風雨所交。可以建都立社。雍州四塞爲固。被山帶河。自秦漢建都。五方錯雜。風俗不一。邊地迫近胡戎。多尚武節。荊州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夷。率多勁悍。兵強財富。地迫勢危。稱兵拔扈。無代不有。梁州

之民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土沃肥無凶歲。四塞
險固。王政微缺。拔扈先起。此九州之大略也。論
語摘輔象曰。兗豫屬上台。荆揚屬下級。梁雍屬
上中。冀州屬下級。青州屬下上。徐州屬下下。淮
南子曰。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
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
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
薄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申土。其言之荒遠者。
鄒衍云。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

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淮南子以爲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殽。八殽之外。而有八絃。八絃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殽八澤之雲。雨九州而和中土。至佛氏以天下有四大洲。而中國特南洲之東。一隅引禹貢東漸于

海謂上古聖人已知震旦之介在東偏。尚有西北海未之及也。邇者西洋氏浮海而來。已歷八萬里。亦分天下爲五大洲。而中國特一洲之一隅。天地至大。孰能測其是與非。若聲名文物之盛。即二氏以爲莫中國若也。室隅爲隩。言隩極其涯際也。又隩深也。涯內近水者爲隩。天下之山水無窮。而見于禹貢者可數。故以九州之山川統言之。或曰弱、黑、河、漾、江、流、淮、渭、洛也。九山、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播、冢、內、方、岐也。

周禮所記九山爲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九川爲江漢榮洛淮泗河沛涇汭漳虧池嘔夷九澤爲具區雲夢圃田孟豬大野弦蒲葵養楊糴昭余祁九浸爲五湖潁湛波溠沂沐盧維渭洛苗時汾潞涑易爾雅十薮有大陸海隅焦護而無弦蒲葵養此山川之見於經者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爲瀆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瀾沕溢泉正出湧出也

沃泉縣出下出也。汎泉穴出仄出也。溪闢流川過辨回川灘反入潭沙出汧出不流歸異出同流肥溝大出尾下水蘸曰晷澤止水也易解曰天地之間水最多然坎爲水而兌出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陂繁也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澤言既陂水定之後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也禹之導水豈無隄防亦惟其宜耳周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庫以鍾其美。杜預曰：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由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其舊陂舊堨，皆當脩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決瀝之。又曰：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則陂澤爲利亦大矣。禹所治水，惟黑水入南海，餘

皆入東海而言四海者總入于海。自海園流無不之也。又或以爲會同者九州同風萬國共貢。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也。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貢利必先辨之於其始乃可同之于其終禹貢所分九州別其山川貢賦者所以立其辨也。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無不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所而不見其異此

彊理天下之大要也。今按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澗以達于川。井田之制即自禹定之也。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澗距川至。孔子稱禹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疏分。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墾。後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而盡毀之。水何得不爲害也哉。

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

水火金木土穀貨財所聚故稱府所以孔修者
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治也然六府亦皆
有事焉如敷土而土可宅可蓺可作又是脩土
也刊木而木漸包惟條惟喬是修木也土可作
蓺而或賦總或賦銖桔或賦粟米是修穀也苟
金不修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修則雍
青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修者也展禽曰五

行所以生植也。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淮南子曰。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夫穀出于土。經不言五行而言六府者。以穀之利甚大。且水火不資于作爲。金木自產于川澤。惟土爰稼穡。非力不成。故兼言之也。交正庶土以定貢。結九州貢篚之物也。咸則穀土以定賦。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慎者視其土所出。不責所有于所無。且惟服食器用也。成賦者以萬民惟正之供。

也。夫地產美好鮮不爲崇民之所利無幾而上之所徵無窮至有一食物之微一木石之異致貽禍一方者禹之底慎爲不可及矣若田之肥瘠懸殊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再易之田上者或畝值一金而下者草萊汚下募人佃之而不得。又有陵谷變遷浸蕩失陷者後世差等無法審視不勤致下田或徵上稅甚有無田徵稅者則壤之法可不兢兢哉地之肥瘠等級甚多而止定爲上中下三壤者舉其大較也三壤之中

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禹之法亦密矣。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藉旣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不亦休哉。鹽鐵論曰。禹治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蘇傳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書疏曰。交正者。水災旣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壞壩還復其性也。或曰三

壞乃所以交正也。水土既平，財賦隨定，易生心于廣大，以三壞爲則，無偏輕重矣。賦止中邦，無勤遠略矣。且賦曰成，則一成不變，并無加賦之累矣。此所謂底慎也。不言貢者，舉賦可以該貢也。

錫土姓

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民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

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土未平。諸侯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至此而復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故復徧錫之爾。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非禹所得專。而實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封建立姓。皆始于黃帝。又曰軒丘命氏。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夫上古之民。屯冥顓蒙。猶草木鹿豕然。此其勢不至于狡鬪搏噬不止。則必就其能萃能羣者而君之宗之。成聚成邑。成

都成折而封建昉焉。人皇之世。業分天下爲九
區。軒后之世。選賢與能。分州畫野。並建萬國。俾
各有守宇。以爲天庇殆。故封建者法天星土。因
地山谿。順人歸往。物土方宜。實制天下之大義
也。在易屯之象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
建侯而不寧。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主以建
萬國。親諸侯。不其重歟。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
各百里。禹塗山之會亦稱萬國。建國凡五等。而
其時海上有十里之國。湯定三等之封。凡三千

國、周定五等之封。千七百七十三國。虞夏之制不可詳考。而夏殷之制。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二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二。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祿士爲間田。凡九州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由此言之。分國更少。是附庸小國多于大。

國也。自封建法壞而井田雖在不得獨存。蓋封建之君視其田皆世業也。其民猶佃戶也。郡邑之世制地廣大且人傳舍其官田之授受農之上下安能時察而定之哉。史記伏羲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而使民不賣。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商金聲清人始生。吹律令之定其姓也。傳曰保姓受民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白虎通曰姓者生也。書云平章百姓所以有百者何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具

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推。五
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
也。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
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
百姓。晉司空季子曰。同德爲同姓。同姓爲兄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
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
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陳隨
隱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氏謚官邑。六者而

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同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氏

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
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
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于鄉
者以鄉氏如裴陸壽寵也封于亭者以亭氏如
糜采俞豆歐陽也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
傳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
氏守橋山之冢者則爲橋氏耐氏因耐領食于
耐門穎氏因考叔爲穎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
門氏桐門古司爲桐門氏隱于甫里綺里者爲

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墟居嬴瀆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于姬水姜之得賜居于姜水七曰以氏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駢字子駢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駢帶駢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莒魚石魯孝公之

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
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
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
狐氏王子朝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
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
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
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
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
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彌氏別上下也第五氏

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
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懶氏名之別也。
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
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
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
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康氏
出于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
武哀繆皆是也。十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
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

爲老成氏。十日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
楊玄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日以事爲氏。夏后氏
遭有窮之難。后縉方娠。逃出自竇。生少康。支孫
以竇爲氏。漢武帝以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
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日以技爲氏。巫者之
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又
有以爵系爲氏。國系爲氏。族系爲氏。名氏爲氏。
國爵爲氏。邑系爲氏。官名爲氏。邑謚爲氏。謚氏
爲氏。爵謚爲氏。大抵皆複姓。而夷狄之氏不與。

焉。三代之後姓氏混矣。夫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賜姓。故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而後世一之，誤矣。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陪其國家。亡氏與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

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媯姞之類是也所以爲人婦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下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

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于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王鏊曰今人多以

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愷。旣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鄭鄧雍曹滕畢原

鄧郇刊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惟昌黎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與韓同姓爲近夫先王姓氏爲重謂姓氏必稱其功德也。後世沿末忘本後世以降專尚門第有司選舉必藉譜籍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詐欲通歷代之譜而別其真僞不亦末乎且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姓多則訛其俗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疑舛相承豈復可辨春秋之時諸侯之國

凡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
楚之類是也。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
有八。焦陽之類是也。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
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爵與姓皆不可知者
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即知其姓者亦難盡
信。如以趙爲芊姓而子長以爲姬姓。以邪姓曹
國爲重黎之後。又以爲吳國之後。至以姜氏爲
伯夷之後。又以爲四岳之後。四岳舉伯典三禮。
豈得合爲一人。子長所記本紀世家。其苗裔歷

歷可稽。然堯爲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娶其女鯀。
乃舜五世從叔祖與舜同爲堯臣。湯與王季同
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
文王。二世而爲武王。何懸絕至此。左氏蘢姓爲
伯翳之後。班固又以爲伯益之後。韋昭以伯翳
即益也。孔穎達復以伯益爲臯陶之子。按史記
臯陶之後封蓼。伯翳之後封秦。垂伯益之後。不
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臯陶各爲一族。翳與益
不得爲一人。而益不得爲臯陶子矣。今姓氏可

考者共四千六百六十五姓有傳之于古而世派難詳者如大驅氏之後有隗氏大隗氏大嵬氏鬼驅氏之後有嵬氏饒氏撓氏刹氏鬼驅氏
延傀氏之後有延氏傀氏渾沌氏之後有渾氏池氏屯氏吉夷氏之後有吉氏史倉氏之後有
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柏皇氏之後有柏氏柏常氏常氏柏侯氏白侯氏中黃氏之後有栗氏陸氏昆連氏之後有釐氏驪氏赫胥氏之後有赫氏赫胥氏葛天氏之後有葛

氏權氏尊盧氏之後有尊氏尊盧氏鄧氏祝融
氏之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和氏祝融氏吳
英氏之後有吳氏有巢氏之後有巢氏朱襄氏
之後有朱襄氏陰康氏之後有陰氏零氏無懷
氏之後有懷氏無懷氏此咸在上古之世無得
而稽也。有流傳于後而誕妄難信者如以雙姓
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
箕出冠軍皇出三皇春則自于春申有則自于
有巢居本于先且居西本于西門豹芻因于牛

哀之食芻茲出于才子之宣茲審出于面勢之
審曲又如童出于老童洪出于共工箕出于商
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燭祖聃出聃季載
而卑本于卑耳之國皆近謬妄夫山名非必從
山鳥名非必從鳥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
邾鄖鄖鄅之類豈皆因失國而去邑耶至言張
本張宿柳因柳宿益無所據矣且盧雷陳甄既
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攻并其字訛之矣東
方生曰東來爲棗而棗陽本棘陽也是棘祇棘

據之改爲棗非避仇也。世之避翼祖諱者，析其字爲文苟二字而不知翼祖之諱，不從文不從苟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以是卜其必亡，而隨之文帝惡隨之從走，乃省以爲隋，不知隋自音妥，尸祭鬼神之物，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矣。姓氏之來，可不重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禹經理之本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能使人之不應徭役也哉。夫

禹之治水。興徒衆。毀山陵。墮地脈。苟非以至誠
感人。天下之怨咨無窮矣。且穿幽入深。不逢不
若。非德感人神。何以臻茲。劉子曰。美哉禹明德。
遠矣。展禽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祗德固治水
之要道也。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
納稽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
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日月躔次千里故以千里象之甸乘也周制
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城之中成方十
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總者總下鉢秸禾穗
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
禾此總是也或曰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鉢
護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鉢刈以鉢貢者謂半藁
也去皮曰秸郊特性曰莞簾之安而藁秸之設
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近旣納總秸鉢而
又服輸將之事也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

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銓。三百里去藁麌皮。
四百里則簡銓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穀而
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麌而輕者精。賦皆什
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甸服最近。故每百里即
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
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去京師益遠。
每服分而爲二。治近者詳。而治遠者略也。古者
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
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

都所貢入不過五十里所以挽輸不勞也禹之
甸法通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王畿獨
以甸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
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
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帝王建都必擇衣
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言天子之居
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故冀州不
言貢而專以總銅穡粟米爲賦冀州供蠶絲豫
州貢絲紵則衣服資焉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

齒珠貝之類皆遠于畿甸而或貢于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于荆梁久矣其肯以冀爲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于魯蓋以魯通于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且甸服之民力穡則京坻之積不抑給外藩亦足以壯根本而消窺伺防漸之意激矣自漢都關中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漕穀至四百

萬斛用卒六萬人。所在騷動。唐全倚辦江淮。然太宗以前。運粟關中。不過二十萬石。玄宗時。韋堅漕粟四百萬石。大盜繼起。而漕事亦壞。宋初。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寢假而汴河歲漕至六百萬石。元人爲歲漕不至。乃議京東海田、城門一閉無所得食。多抱珠玉而死。皆以不講匍服之義。而集游惰于京師。虛口坐食。以致王畿之重。全倚漕運爲咽喉。一日食梗。其艱可立而待。國朝定鼎燕薊。即古冀州之墟。先年有

議興西北水利者。卒格不行。而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以爲常。然西山一帶多有水田遺址。而天津涿鹿邇來增墾彌望禾黍。未嘗無利也。似宜專制勸農之官。開渠履畝以廣積貯。可以省飛輓之勞。可以限戎馬之足。不至根本空虛。全仰外運。所裨豈淺鮮哉。蘇秦說燕亦云。粟支二年。且謂民雖不田作。而棗栗之實足食于民。今京師實古燕地。而樹藝鹵莽。緩急無備。良足歎也。至匈奴之名。亦古今不同。唐虞稱服。殷周稱也。

畿。或曰國畿。或曰王畿。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爲甸服。其法因井內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又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
侯服。衛侯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匈奴者祭。
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
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大抵名有不同。而天子止
自食其畿內。千里之外。止貢土物。三代以上所
同也。丘氏濬曰。虞夏之世。天子之田。上

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其所

以食人。禁以飼馬。無非以爲國用。然因地遠近。
各有遠近之等。精粗之異。非若後世之無別焉。

又曰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遠我朝
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
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焉當效漢唐故事立爲
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事
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
一帶關隘及阨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
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
厔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
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

量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而守。以爲京師屏蔽。遇有事調發。則國家省轉輸之勞。邊方足備禦之具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又曰斥侯而服

事也。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蓋食邑也。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何休曰。謂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耳。又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周官任土之

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即家削之賦也。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邦都之賦也。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什之一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所謂幣餘之賦也。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是畿外諸侯世爵者也。二曰長以貴得民。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者也。男任也。任王者事。侯者

侯也。侯逆順也。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男邦小國。自三百里以外皆諸侯大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霆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王者之施政教。總期乎安靖。文武並用。一張一弛。安民之務也。

或曰。安服王者之政。不俟要束而自服也。揆度

王者之政教而行之。恐牽于文法。有所窒塞。故

文教必揆也。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

弛。故奮以修之。內三百里。非廢武衛。而文其所

重。外三百里。非無文教。而武其所急。自綏服而

內爲華夏之地。外爲夷狄之區。綏服介華夷之

中。文治內。武治外。辨之于微。防之于豫也。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微也。邊徼也。或曰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要束以文教也。又如裳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夷者易也。無中國禮法也。蔡法也。放有罪曰蔡法三百里而差。或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以人情測矣。夷猶易也，蠻則慢也，甚于夷矣。流則遠放之，罪重于蔡也。或曰蠻之言緝也，以繩束物之名，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政教隨其俗也。又流行無城郭常居也。夫流與蔡並在蠻夷之外，則帝王之擯小人嚴于防夷狄矣。苟徒驅之出境，使雜居狄戎中，猶懼其相誘爲非故，更驅而外之也。五服之說不一，鄭玄以爲五百

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
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
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
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冀禹之所都。冀
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
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
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
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臯虎牢之險。夫
蓋五服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

者也。周之王畿與禹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也。禹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周九服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

里制定于堯，乃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
而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夫禹之功在
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玄之說，難可據信也。
但周禮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九
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漢土東西九千三
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
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何以頓異？易氏曰：禹
之五服，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計其兩面之
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

邇于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于衡山。而虞舜狩。
章俊昌曰。先儒謂禹服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
之。漢里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此殆不然。古
者百里當漢一百二十一里。禹貢五千即漢之
六千也。况五服萬里。當以東西四正爲據。堯都
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
掖之流沙。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
也。兩漢九千里。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
而言。一在東北隅。一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

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兩闊。則爲尺有四寸。而
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
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而禹
貢所届正南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
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平陽之北。不盈千
里。已爲戎狄。是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爲然。
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九州四
正雖近。四隅實遙。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蓋不欲
以一時廣太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也。羅泌曰

禹貢四正疆理。東至鄒琊之海。西積石之河。五
千里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里而贏。
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總并遼東。
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蘇韡。
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况今百二十一里六
十步。鳥有所謂萬區百里國哉。呂覽言神農封
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大運小。使臂使指之
道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
方三千里止矣。五千里者古今盛衰。山川菜藪。

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爲
方萬里。斯亦末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
哉。周之西都今之關東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
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
相補。猶不能以千里。王畿四方相距爲二方千
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
里。豈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上世必有陰補相
乘之道。爲彊理之定制者。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推聖化所及也。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
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曰漸于西曰
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則止曰暨。見聖人嚮
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限量也。東漸
于海。海之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
地焉。漸如水之漸積底于海者也。被如天無不
覆天所覆被聖化皆可至也。其所以漸被暨及
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

國經野。以內治之也。蓋天地間華夷有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禹跡所及。惟有東海。而言四海者。猶言四方也。海晦也。永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蓋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夷狄戎蠻形類不同。總謂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四海之外。復有海云。湯問于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寔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

是也。問營之東亦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是以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夫九州惟揚徐青冀濱海而皆在東偏西被流沙而不見西海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且非正北也。廣南爲南海而禹服南越尚有徼外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之西有海焉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輩親其地至于

西海之西。又有大秦焉。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滻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在海北岸。然虜地所稱海者未必眞海。凡青海。西海。蒲類海之屬。皆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借海名之。蓋塞外有水即名爲海。猶河北得水即名爲河也。洪邁曰。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

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亦灣居一澤爾。井英所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吳徵曰。海之環于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或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

于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羨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不知其幾也丘氏濬以爲國家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豈天子宅中之義哉古謂青州爲北海郡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于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若中國之正西在于秦隴西南則蜀而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

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
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李贄
則以爲中國惟正東有海。四川天下之正西。山
西其正北。雲南天下之西南。陝西其西北。皆不
見有海也。廣東即南越地。可以爲正南之海矣。
然閩廣接壤。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故西北南
正面皆無海也。且天下之水皆從西出。陝西四
川雲南之水皆東流注于東海。則三省皆去海
甚遠可知也。三省之外。其地更高可知也。不然

何以不川流而西。注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必向東南耶。然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矣。故據今人所歷地勢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東北諸處。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總之。大地無窮。孰能測其所極。而海環地外。更爲茫茫。近者西洋浮海至者。謂地與海本圓形。而同爲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鶴子然。黃在青內。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每度廣二百里。南至北。東至西。各七萬二千里。地

厚二萬二千九百餘八里。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凡足所竚即爲下首所向即上矣。且自述其由大西浮海入中國。轉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高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相隔待可知。其言甚闊肆。今止以歷代封域之可紀者言之。漢攘却胡越。南置交趾。北置朔方。道里甚廣。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都護。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盡玄菟樂浪。西

則過之。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里。南北萬有一千六百二十里。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而盧龍山前後十六州爲契丹所有。夏人割有靈夏。古雍冀西偏沒焉。于禹迹亦大居矣。元南北混一。號踰于古。然疆吾中土。不足道。

明興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迄于海。北抵沙漠。遠過于宋。而方之于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惟開溟南爲益。拓云天限華夷。

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
南蠻。若有意焉。而自秦以上西北衰。東南盛。自
秦以下。東南展。西北縮。亦古今之大運也。賈捐
之曰。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
斯帝王之道與。玄水色。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
贊。而告成功于舜也。今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
色黑如磬。徑五尺。厚寸餘。圭古作珪。瑞玉也。上
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尚書旋璣鈴曰禹
開龍門。導積石。出玄圭。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

佩。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
遁甲開山圖曰。禹至會稽得赤珪如日。碧珪如
月。以自照達幽冥。禮緯稽命微云。天命以黑。故
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
白。故殷有白狼銜鉤。論衡云。禹母吞薏苡。將生
得玄圭。多傅會云。蘇傳云。以五德王。天下所從
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
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
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

赤。湯用玄牝。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曰。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珪爲木
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見于經者也。
羅泌曰。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螻。黃帝曰土
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雨金櫟陽。禹曰金
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
尚黑。下至湯代。金兩先生于水。湯曰金水勝。故
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鳥流祉。武王
曰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

其事則木。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冀。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荆

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潤數百里。豫之滎波荷澤孟猪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究徐雍二者皆有者。究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隰。謂居沛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唯出獸皮。而所

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充荆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充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充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旣渡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州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

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原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峰。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原也。入匈奴以東爲陰。

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爲北之脊壘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瀛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烏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崤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

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屹爲秦華
東北爲殼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
爲桐栢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
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
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
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荆
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
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
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

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肝信諸山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以爲異歟。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

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闢之功。此其大約也。